

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无论是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抑或强体健身、品茗把盏。总之，这些兴趣爱好都会为生活增添无尽的欢乐与色彩。在过去文化娱乐生活贫乏的年代，京剧、越剧、昆曲等横空出世，给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艺术的亮光——精准生动的唱腔，有模有样的表演，戏剧就这样影响着下一代人的成长。



陈少云《贵妃醉酒》剧照

贵州京剧院老艺术家陈少云：坚守理想，未曾改变

1960年，12岁的我进入刚成立两年的贵阳市京剧团。新学员以剧团为学校，每天练习基本功，下午上文化课和音乐课，晚上看表演。当时剧院人才济济，剧目繁多，上百出的戏轮流上演。全国很多剧团和演员会来我们剧团演出，交流技艺，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得以学习舞台上各流派的京剧表演艺术。1961年，我们团在贵阳公演《狸猫换太子》，由张启良先生编剧，赵师华先生导演，主演有李鸿韵、周素兰、王复砚、朱美娟、侯剑敏、张宗辉等老艺术家，这出戏持续演了近一年，场场爆满。这是一出以传奇小说改编的连台本戏，有离奇的情节，有精彩的艺术表演，有好听的京韵唱腔。观众看完上本接着想看下本，就像现在看电视连续剧一样。观众为了抢票，半夜就来排队，有的干脆抱着被子睡在票房门前，这种盛况真是让人难忘。

除了演好传统戏外，我们也要排演新戏和现代戏。1963年，我们团要创排省内第一部大型现代京剧《苗岭风雷》，为了排好这出戏，导演和演员必须实地体验生活。我们到了故事发生地紫云四大寨，当时寨子不通公路，马帮驮着演出服装，所有人自己背包徒步。我们和苗族同胞同住同劳动，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，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，学习他们的音乐舞蹈。1964年夏，《苗岭风雷》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引起轰动，不少专家提出这个戏非常具备少数民族的生活基础。

1975年9月，《苗岭风雷》再次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，文化部还让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26周年国庆献礼演出。在北京演出期间，有多个剧团都来观看《苗岭风雷》。此后贵阳市政府专门办了《苗岭风雷》演出学习班，全国有130多个剧团前来观摩和学习。上海京剧院专门组织由李慧芳老师带队的学习团队，除了表演艺术家外，还有上海京剧服装厂的师傅，我们团的服装师教他们怎么绣苗族的花，怎么做苗族的百褶裙。

1977年，全国开始恢复传统戏的演出。我们团复排了多出传统

戏，有《杨门女将》《赵氏孤儿》《满江红》等等，迎来一票难求的场面。我记得1978年，团里到上海演出，那时我们都是带着背包睡在人民剧场里，一大早就听见外面闹哄哄的，原来是赶来买票的群众把人民剧场围了一圈，剧场不得已还采取了“限购”措施。我们真的太开心了，大家铆足劲，一连在上海演出了三个月，场场爆满，每次演出完毕，后台的出口都站满了群众，就为了再看演员几眼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随着电视机的逐渐普及、娱乐的多元化，进剧场的观众越来越少。贵州的文艺院团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同行一样，难现昔日风光，京剧的演出市场逐渐萎缩。如何唤回观众？剧团上下齐心，决心创新剧创好剧。从1988年开始，贵阳市京剧团创作新剧《明月清风》《范仲淹》《巾帼红玉》，获得了很多大奖。那些年，排练演出条件艰苦，我们是凭着对京剧的热爱与坚持过来的。2001年开始排演《巾帼红玉》，当时正值剧团拆迁，没有排练场地，剧团租用了贵阳制药厂闲置车间作为排练场，那地面到处都是灰尘和机油，坑坑洼洼，我们铺上简易木板，继续练功拍戏。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我们创作的《巾帼红玉》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。著名戏曲理论家康式昭对这出戏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当他在贵阳看到我们这么艰苦的排练条件时，眼含泪花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们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排练的，太不容易了。”

2005年，贵阳市京剧团被文化部授予“全国重点省级京剧院团”称号。2008年，贵阳市京剧团更名为贵阳京剧院。2009年，省市京剧院合并，正式挂牌“贵州京剧院”。2008年，我退休了，但并没有离开京剧的舞台，一直参与贵州京剧院的排戏。这些年来，贵州京剧院每两年就会上演一部大戏，《布依女人》《鱼玄机》《魔侠吉福德》《黔人李端菜》《王阳明龙场悟道》等等，反响极大，我参与并见证着京剧在贵阳又迎来了辉煌，时代在变，条件在变，贵州京剧人对国粹的热情、对理想的坚守一直没变。

几位贵阳人，与戏剧的不解之缘

来源：《贵阳文史》

著名昆曲艺术家张卫东先生为曲社授课



昆曲爱好者郭敏：戏剧传承，说到底还是人的传承

同为浙江人的外公外婆和奶奶在日本侵华期间辗转来到贵州，离开了越剧发源地的故乡，听京剧、越剧或是经常哼唱，成了慰藉心灵的精神食粮。

我小时候在省粮食厅大院长大，当时经常趴在京剧团后化妆间的窗台，看演员们粉墨登场。从小耳濡目染，戏曲情结自然而生，除了耳熟能详的越剧《梁祝》，还有昆剧《十五贯》、京剧《空城计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碧玉簪》等剧目，对艺术和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还有明辨是非、善恶分明的品行。

昆曲是宋明以来的文人艺术，是可以当书读的传奇剧本，明朝时在贵州就已经盛行。昆曲的音乐尊古，依照曲牌而到今日，从文学到音乐再到表演，都是取之不尽的艺术瑰宝。

2016年，见一曲社成立之初，我就参加了昆曲社。将近十年不离不弃，既承载着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愿，也寄托着对亲人的怀念。绝大多数曲友和我一样都是零基础，两月一次的拍曲，大家都积极参加。我们在此也谈不上研

究，更不是舞台表演的内行，不过是追随古法的践行者和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。

2024年7月，贵阳市政协在达德学校旧址组织政协委员、戏剧专家等参加的“贵阳市戏剧史话”读书交流分享活动上，见一曲社应邀，以撮笛伴奏、清曲拍唱了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为大家助兴。

戏剧传承，说到底还是人的传承。这里面既包括演员的传承，也有爱好者的传承。就爱好者而言，特别要注重年轻观众的培养，不能总是白发演给黑头发看。对没看过戏剧的年轻观众而言，刚开始可能只是看看扮相、听听嗓音，但入门之后，他们慢慢就会懂得品味，能看出一部戏的好坏。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甚至是少年儿童参加曲社学习。还可以多尝试用小视频等新形式进行推介，多创造让年轻人接触戏剧的机会，培养新一代国粹传承群体。让我们怀着期冀与祝愿，古老的戏曲艺术在贵阳“姹紫嫣红开遍”，中华礼乐文明代代相传、广为传播。

孔学堂京剧班，陈少云老师向学员进行身段教学



孔学堂溪山琴社常务副秘书长王丽婕：文化机构应重视戏剧的传承和推广

2020年10月，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曹建文先生做“中国京剧艺术”专题讲座。11月，特邀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做“戏曲舞台的文化解读”专题讲座。2023年8月，新编历史京剧《王阳明龙场悟道》在孔学堂上演。2023年5月，推出“新六艺研习班之一京剧旦角班”，这期研习班招收京剧学员30人，国家一级演员陈少云老师授课。陈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学员们京剧如何发音，还教大家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贵妃醉酒》等经典唱段和基础动作。学员们初步做到了唱、念、做统一，在举行的结业汇报演出中获得一致好评，不少现场的观众当场表示也要学习京剧。

说实话，我原来对京剧仅限于欣赏和了解，从来没有萌生去学习的念头，是被陈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深深打动后才开始学习。通过亲身体验，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国粹艺术是如此的优雅、悠扬、优美，京剧原来可以和我们

这样近。学习中，学员们也深深感受到老艺术家们一代代的传承精神。

2024年1月，“孔学堂‘新六艺’成人国学研习班线上课程首期——京剧”推出，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冯冠博老师进行了《京剧艺术为何成为国粹》等十讲。2018年1月，“昆曲玉粹——孔学堂跨年音乐会”，著名昆曲演员施夏明、蔡晨成与贝斯、架子鼓及DJ的跨界音乐合作为观众带来一场昆曲+摇滚的音乐盛宴。

2023年11月，孔学堂“溪山踏歌行”系列舞台艺术公益演出《融韵醇韵》中，西方爵士乐与京剧《卖水》的融合给观众带来奇妙的体验。

在众多文化瑰宝中，传统戏剧始终持续释放着艺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。包括孔学堂在内的各大文化机构应该重视戏剧的传承和推广，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，要注重对经典剧本、表演技巧和艺术形式的传承，重视戏剧教育，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文化遗产。